檀弓箴誤 上

俟菴經集

共二

喪禮外編卷之一

洌水　丁鏞　述

檀弓箴誤一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

鄭云故爲非禮以非仲子○箴曰檀弓之免與子游之麻衰牡麻經不同彼則子游不明言立適之義但以非禮之服諷之使悟此則檀弓直云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旣非隱諷又何爲此非禮之服乎鄭說未必然檀弓之族姓譜系旣無所考安知不爲公儀仲子袒免之親

孔云檀弓在六國之時○箴曰章末云子游問諸孔子孔

子豈六國時人耶

事君有犯而無隱

鄭云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箴曰許直以訐名君子不爲而况揚君之過以語鄰國之人哉晏子叔向之事是君子傷時慨世之談(昭三年)不當引之爲此經之解○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見憲問)

季武子成寢

孔云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我夷平之○箴曰此曲解也季武子之意以爲合葬非堯舜以來天經地義之事我不許之無所不可然又思之自周公以來便

成不利之典故我旣許之矣○

陸佃云請遷於外而合葬之先儒謂杜氏之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不近人情○箴曰非也請遷於外則是季武子之利也經云吾許其大當作何解

胡銓云譏其平人之墓○箴曰請与新死者合葬則非古塚也季武子亦安得夷平之 横渠云自伯禽至於武子多歷年所豈容城中有墓此必是殯欲取其柩以歸合葬○案經云杜氏之葬則葬也非殯也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陳云伯魚子上皆爲父後禮當不服子思不使白喪出母正欲用禮耳○箴曰小記云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者喪

者不祭故也夫唯父沒而後可以主祭則爲父後者父沒之謂也古者立後亦在既沒之後生而立後者未之有焉後者繼死之名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無服疏曰爲父後者謂父沒適子承重承父位父沒而后謂之爲後也明矣孔子在伯魚未嘗爲父後也子思在子上未嘗爲父後也叔梁紇之祭孔子主之伯魚何爲不喪孔子伯魚之祭子思主之子上何爲不喪伯魚期而猶哭則疑於三年也子思令白不喪則並期而禁之也記者明著子思之失而陳氏乃云禮不當服其知禮乎又曰伯魚子上皆爲父後是以長子爲後而不知父沒而後方稱爲後也不亦誤乎○孔疏云子思既在子上當

爲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陳氏棄此正義謬捌新說

拜而后稽顙顙乎其順也

鄭云拜而后稽顙殷之喪拜也稽顙而后拜周之喪拜也○箴曰士喪禮及喪大記雜記諸文並云拜稽顙未見有先稽顙者此皆周人之禮鄭乃以稽顙而后拜爲周人之禮不亦謬乎至哀無文何忍舉顏先下首而觀地遲留而不便起直欲鑽入地而不可得此孝子之哭也既而不得已而起身黽勉以拜賓此孝子之拜也殷周何問焉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

陳云門人修築而後反○箴曰士喪禮實土三句便卽反

哭故檀弓亦曰旣反哭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可見主人之先反自是當時之恒禮也故雜記云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今所云平土反哭之在盈坎之前審矣若是者何也體魄旣藏神魂靡託故汲汲然反其室而虞以安之也孔子先反又何疑焉家語曰旣封而歸殷道也孔子行之鄭氏於先反之註曰當修虞事陳可大胡刪焉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

鄭云衛世子蒯聵簒輒而立子路死之○箴曰蒯聵父也蒯輒子也以父伐子而鄭玄書之曰簒不已過乎春秋書之曰衛世子蒯聵自戚入于衛在獲麟之後雖非孔子之筆其

書法則可見直謂之篡其合於春秋之意乎○史記曰蒯聵与孔悝作亂子路傳謂之作亂則可矣豈可名篡乎若謂子路是孔門高弟爲輒拒父而死必當於義也則高柴獨非賢弟乎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孔子之意亦似賢柴而病由也篡而不死則柴可謂賢乎蒯聵請命于周王使單平公對曰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當時周室雖微亦其公議可見

朋友之墓有宿草

鄭云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箴曰若論心喪之禮期之內亦不宜哭鄭說自覺少理中國自古無種莎之法而東人或以宿草作莎

草看非矣

喪三日而殯

鄭云喪三年以爲極亾句○箴曰鄭之絶句非也王肅以亾字屬下句從陳澔文理平順○鄭以無一朝之患爲毀不滅性此則勝於陳說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鄭云徵在野合而生孔子恥焉不告○箴曰野合謂不備禮也非謂衽席於野田之中也野合本無可恥旣死而不告寧有是理儒者貴乎明理乃鄭輕信司馬遷傳疑之說注之如此不亦悖乎

鄭云慎當爲引○箴曰孔子世家云殯五父之衢葢其慎也司馬貞云是其謹慎也讀之爲慎未嘗不成乃鄭好改經文不遵西京之舊訓○且其言曰殯引飾棺以輴此亦誣經之說也據雜記大夫士死於道則以布爲輤而行至於家而說輤升適所殯輤喪車帷也孔子之母未嘗死於道則奚爲飾棺以輤而出其家門哉鄭之牽引牽多此類○總之防墓乃孔子世葬之地孔氏自防叔遷魯爲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防叔者孔子之曾祖也安得遽失防墓

橫渠云其殯周慎有如葬然故見者以爲葬○馬晞孟曰

叔梁紇宋人蓋從古墓而不墳此孔子所以不知墓也○吳澄云未知父墓正葬之期不可豫定故不殯於家而殯於野萬斯同云殯於衢非三日而即殯三月之後殯期已滿旣不可久留於家庭又不可別葬於他處故不得已而殯於衢必備設抗折諸物不使其棺親土故見者皆以為葬

有虞氏瓦棺

孔云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箴曰周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及得天下因以氏為號故謂之夏后氏也仲氏云古人質朴有天下亦不另立稱號只依其侯伯時本號至於成湯始立國號以自別於侯伯故先秦文字夏后以前皆稱以氏殷周而降謂之人也

貨殖傳云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
王之遺風故至今謂之夏人由此觀之夏后氏未嘗不可
曰夏人

夏后氏尚黑

鄭云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箴曰鄭於賁六四之
注曰翰猶幹也欲幹而有之此不知何義於易則以翰爲幹於
禮則引翰爲白將何從矣○翰一作鶾白馬也
周人雖斂用日出若其行禮則未嘗不兼用三辰初虞用
日中夕奠逮日入此鄭所謂君子行禮必以正辰也雖然
夏后之斂用昏未敢深信孝子之斂其親凡附於身附於

棺者必誠必信其可用昏乎此蓋騶衍五德之說浸染齊
魯之間而爲此記者未免濫觴也○鄭又云物生色黑芽
色白萌色赤以爲寅丑子三統之象此直是讖緯邪妄之
說不可以訓經

穆公之母卒

孔云齊是爲母斬是爲父○箴曰齊者翦斷之意斬者割
截之謂也齊當如字讀孔欲讀之爲齋無義也縣子曰三
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左傳叔向云斬焉衰經之中今
曾申之言不云齊斬之服而乃云齊斬之情可見齊斬之
服本由齊斬之情若讀齊爲齋何以爲情○齊衰之方緝

也不可摺疊其邊幅如吉衣之緣飾也只用針線略畧收
緝戢止之与斬衰不甚相遠
鄭云幕所以覆棺上○孔云下文加斧於椁上鄭云以刺
繡於繆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坐上承塵也○箴
曰非也柩上有屋謂殯屋柩屋之間何以張幕將謂覆棺如
今之柩衣耶則周禮掌次明云張帟三重覆棺之布可云
張帟乎柩屋之間理宜無塵又何謂之承塵耶鄭說非矣
○繆幕布幕者哀次之幕也國門外張幕故以繆為後如其覆
棺何繆之為後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

鄭云伯氏狐突別氏○箴曰禮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申生之謂狐突爲伯氏縣子之謂子游爲叔氏皆五十而伯仲也鄭謂之別氏孔又混之爲字皆非也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

陳云此人獨能行三年之喪○箴曰魯人非狂人亦非樂爲之歌者也祥之日鼓素琴蓋當時之禮制故此人因以爲歌欲行禮而過之者也故子路笑之苟狂人而已則子路亦何責而笑之古者小祥大祥皆筮日而行之非如今人之用忌日○孔子亦既祥十日而成笙歌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

鄭云十年夏〇箴曰十年夏之戰魯勝宋敗齊師亦還魯莊公安得敗績案莊公九年云公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傳云公喪戎路乘他車以歸而戎右與御皆爲齊獲正與此記相合今鄭不問誰家之勝敗唯以乘丘二字引以當之不亦謬乎乘丘乾時或其壤地相接故記者混之也〇傳文云秦子梁子以公旗避于下道杜註以二子爲公御及戎右雖與此經所記名字不合要之爲九年事無疑

曾子寢疾病

鄭云言夫子者齊嘗聘以爲卿而不爲也〇箴曰卿與不

卿於稱夫子無与也且據韓詩外傳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又云南游於越爲尊官皆不仕未聞齊聘以上卿也

邾婁復之以矢

毛牲云升陘之戰魯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于邾城之魚門是邾婁此戰最稱得勝而反謂死傷者多招魂以矢誤也○箴曰非也戰勝者獨無死乎

魯婦人之髽而弔

鄭云去纚而紒曰髽○箴曰鄭於喪服之注髽与髻髮皆與絻混而至於此經訓之如此其言不可準然此注差勝

詳見喪服商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

孔云期之髽稍輕女造髽時無得太高而太廣○箴曰髽高則總長髽卑則總短髽之高卑唯總是揆也髽廣則笄長髽小則笄短髽之廣狹唯笄是揆也乃喪服傳斬衰之總止於六寸而斬衰之笄亦止一尺由是觀之斬衰則其髽彌小齊衰則其髽稍大此尺童之所知乃孔云齊衰稍輕無得高廣則反經違法不可爲訓也義詳喪服商

孟獻子禫

鄭云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箴曰喪大記曰禫而從

御吉祭而復寢鄭註曰從御御婦人也復寢不復宿殯宮也於彼則別之爲二事於此則混之爲一事其言之不可宗如此

孔子既祥五日

陳云餘哀未忘○嚴曰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曰踰月則其善也今云十日而成笙歌抑何故也曲禮曰吉事先遠日故練祥之祭皆用下旬既祥十日則其踰月可知也註疏明釋此義陳可大奚刪焉刪其義而不用猶云餘哀未忘安在其哀未忘也陳可大采注疏之說其善者多棄之其不善者多錄之

吳澄曰成者樂曲之一終猶有餘哀故彈之不終一曲而

又廢也

子路有姊之喪

鄭云行道猶行仁義◯箴曰鄭說非矣行道之人謂行路之人也孔子之意若曰爾以不忍除服爲友愛超人而然乎汝獨賢者而他人之遵制者皆不賢乎彼行路之人皆能弗忍而先王制禮莫可奈何也又詳期喪

太公封於營丘

鄭云齊太公受封留爲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箴曰太公之留爲太師古無明文惟金縢二公之註以太公名公當之似乎其留爲太師然死葬於周則是卽

其死而塟之豈可曰反塟乎據史記齊世家武王旣平商
尚父東就國至國修政通魚鹽之利人民多歸齊爲大國
至成王之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
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
由是觀之太公在武王之時卽就其國至成王之時征伐
東方無一日留爲大師之事鄭說不知何據
顧亭林云齊之去周二千餘里使其已化之骨塟於封守
之外不仁也禹塟會稽其後王不從故殽之南陵有夏后
臯之墓豈古人不達禮哉太公無五世反塟之事
皇覽云呂尚冢在臨菑縣城南十里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

陳云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箴曰孔子在伯魚安得爲父後後者對先之名也父沒而後可名爲先若先考先親之類父沒而後可名爲後陳可大只知適子之爲後不知父沒而後始名爲後故欲使伯魚無服不亦悶乎爲父後者無服何也喪者不祭故也又横渠云此自在爲母之制疏以爲出母者非○案張子說雖知此當從孔疏

舜葬於蒼梧之野

鄭云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箴曰孟子曰舜卒於鳴條鳴條者今之安邑也羅泌云安邑有鳴條陌是也墨子云

舜道死葬南紀之市呂氏春秋云舜葬于紀市羅泌云自鳴條陌至紀市纔兩舍帝紀云河中有舜冢

鄭云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箴曰帝女而降匹夫猶不得爲正妃乎離騷有湘君湘夫人湘君者正妃也湘夫人者媵也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正妃之謂之君妃是也鄭玄獨引湘夫人爲不立正妃之證其言不公矣又其云夏后氏十二人殷人三十九人等說皆出緯書荒誕誣罔不足辯總之堯典曰二女孟子曰二女史記曰二女此云三妃者當是二字之譌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

鄭云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箴曰言之無據莫此若也○王荆公曰曾子無遺言鄭何由知其矯也眞是名言○萬斯同云士喪禮有階間掘坎西墻爲竈諸事意者曾元家貧無有司以供此役一切沐浴諸具皆出之於爨室○案萬說亦未必然

大功廢業

孔云業謂所學習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箴曰大功之喪既葬而從政見雜記王制既已從政安得廢其恒業

朱子曰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謂簨虡上一片版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唯居喪然後廢樂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有司業者謂司樂也○陳壽翁曰業

者弦歌羽籥之事也誦者詩書禮樂之文也○游桂曰古
謂習樂者爲業春秋時魯宴甯武子賦湛露及彤弓甯武
子曰臣以爲肄業及之晉屠蒯曰辰在子卯君徹宴樂學
人舍業皆以歌詩言之也
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業者弦也誦者詩也

子張病名申祥

鄭云欲使執喪成己志也○箴曰吾今日其庶幾乎者謂
今日庶幾乎君子也曷嘗有勉其執喪底意思乎孔氏明
知鄭說之非而末乃云執喪成禮以助我意不亦回護而
苟且乎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
陸佃云閣其餘者幸其更生若有待焉耳大夫七十而後有閣○舊說則死而無閣者何物奠之○箴曰內則云七十而有閣者秩膳之謂也
若夫室中庋閣之藏誰家無之陸說拗矣

曾子曰小功不爲位
毛甡云子思無兄安得有繼孔子世家孔子至子上四世單傳又至孔鮒五傳而鮒之弟子襄爲漢惠博士故孔孫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箴曰九世單傳寧有是理此譜系之疎略也古者長子未及受重而死亦無適孫則不爲長子立後而傳重於次子子思雖有兄若早沒而無稱焉則譜系奚載焉

古者冠縮縫

陳祥道云順經爲縮縫順緯爲橫縫○箴曰非也(詳見喪服商)

曾子曰小功不稅

王肅云限內聞喪但服殘日○箴曰非也(詳見喪期別)

伯高死於衛

孔云哭師於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商之問亦以爲然(孫炎亦云)○箴曰奔喪一篇本是儀禮之殘缺者記者各殊無怪其參差一朝割而分之曰此殷禮彼周禮此鄭氏之大病也且所云師吾哭諸寢者非孔子自言其所行也蓋云有師之喪則吾知其當哭

於正寢也則孔子所言正亦當時通行之禮曷謂之殷禮乎若云孔子哭師於寢則孔子之師誰余於此經知古人聞喪而哭者必有死者之位也何者若但有子貢之哭位則知伯高者必不來矣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

鄭云增以香味爲其疾不嗜食○箴曰徒肉徒酒則或者其末有疾而稱疾也肉滋以薑則其有壅滯之疾可知也酒滋以桂則其有寒癖之疾可知也君子遠嫌故必有艸木之滋而後才服酒肉也如鄭所云則是求香味也酒肉猶過況於香味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

陳云西河子夏所居○箴曰訓詁之體不如是鄭云龍門至華陰之地蓋魏地也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

鄭云泣無聲如血出○箴曰泣血者淚盡繼之以血也周易云泣血漣如屯上六說苑云蔡哀公泣三日三夜淚盡繼之以血人問何哭爲哀公曰吾憂國之將亡也庾信哀江南賦亦引用此事昔我

正宗大王於乾隆甲寅春駕至 顯隆園入丁字閣泣而淚盡清血迸出 御袖紅濕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鄭云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箋曰衰所以表哀戚也不當物謂哀戚之容不能稱是服也故繼之云不遑坐不服勤○黄勉齋曰左傳晉平公有卿佐之喪而奏樂飲燕膳夫屠蒯入諫曰服以將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以此驗之物者心貌哀戚之實（物者衰適負等表哀之物也勉齋以心貌爲物此其小疵）以稱其服若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也蓋哀戚者喪禮之實衰者外飾之容若但服衰於身而心貌無哀戚之實者寧如不服衰也

陸農師云物若周書所謂朝服八十物七十物是已○箋

曰此亦因鄭而誤者仲氏云記曰戚容稱其服齊衰不以邊坐鄭云邊偏倚也○箴曰人既坐席而後至者与之同坐則自成邊坐斬衰齊衰之人不宜如是也故曲禮曰有喪者專席而坐橫渠亦云然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

鄭云遇見也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箴曰遇猶偶也猶言適然也一哀孔子自一哀也鄭云客行無他物○箴曰從謂以財而隨涕也文之以不費之涕不以財從之則是其涕或近於非情茲所謂惡夫涕之無從也君子之道誠而已既內盡其誠外又有以表

其誠亦所以遠嫌也故禮曰有客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有
喪不能賻不問其所費此惡其言之無從也況於出涕之
後不以物而副之乎孔子之意若曰吾於入哭之時適然
觸哀而出涕既涕矣可不以物而從之乎○孔云涕淚交
下豈得虛然又云小子行之副此涕淚以此數句觀之則
無從之義孔亦明知
陳云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故舊之情而此涕
爲無自而出矣○箴曰亦誤

孔子在衛有送葬者

陳云此孝子不死其親之至情㊀箴曰如疑二字豈可艸

艸如是嗚呼迎精而反親其來此乎送形而往親其在彼乎此之謂如疑也鄭玄云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此二句善形容如疑二字

我未之能行此孔子實際語也孔子少孤於父喪未之能行也孔子生三歲而孤合葬於防孔子先反欲速反而虞於母喪未之能行也孔子悔恨在是故孺悲之來學也特書之曰卒窆而歸不驅

顏淵之喪饋祥肉

橫渠云祥日食肉彈琴恐不是聖人舉動使其哀未忘則子於是日哭不飲酒食肉以全哀況彈琴可乎使其哀已

忌何必彈琴○箴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至於不飲酒食肉未有明文禮曰祥之日鼓素琴況於門人之祥乎禮曰祥而食肉何不可之有古者祥不以忌日○仲氏云檀弓曰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

孔子与門人立拱而尚右

橫渠云叉手以右手在上也○箴曰拱者衣袂圜抱之名孟子云拱把之桐梓是也叉手者番拜也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

鄭云令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爲人君乎○箴曰宗予謂尊之爲師也學記曰君之所不臣於其臣者二當其爲尸則

非臣也當其為師則非臣也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蓋視學之法師坐於兩楹之間王公以下皆北面而事之此所謂宗予也鄭玄謂孔子欲做人君何其淺也○仲氏云尊之為師之說似之然坐奠兩楹之夢不可以一時師於君當之論語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夫鳳至河圖明是王者之瑞而孔子以不至不出嘆己之已矣則微意可見又若文不在茲不復夢周公皆指行王道而言故楚人欲封以書社地七百里而葉公疑其與王夫封之以地者豈非宗予之實事乎班固贊董仲舒而誦劉歆之言曰伊呂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

曰天惠予惟此一人為能當之劉班之意亦可見矣夫孔子以前未有聖人而不王者若皐夔稷禼伊呂周公之屬雖不得有天下亦莫不錫社而分土皆得南面之位故中庸曰大德必得其位孔子之不得位開闢以後初有之事孔子初年胡為獨不自期乎及其晚年而後知其無可柰何而嘆其道之不行屢發於言辭之間也夫秦人之以力取天下孔子之所不意自秦以後仍成法例於是乎猜疑之過而尊君之禮嚴於事天學者以今時之眼目弁疑孔子之不敢有是心是豈知孔子之心者哉若齊田晉卿之屬固天下之亂逆人人得以誅之果有明王作尊孔子於

君后之位如楚人之欲封書社則孔子亦何辭之劉班鄭
玄之類猶爲近古故其言如是蓋君子以行道爲心不得
位則道不可行聖賢之欲得位豈過乎孔子以後賢者之
不得位遂成法例禮度義理隨而變易有是心於秦漢之
後者篡也有是心於殷周之際者常也黃勉齋云孰能宗予但言無人宗己
之道註言尊爲人君既失之曳杖消搖註以爲欲人怪己皆非所以言聖人
殯字从賓以西階爲賓位也此所謂殯於客位也然則夏
殷之時不名殯當別有字耳殔字是

喪禮外編卷之二

洌水　丁鏞　述

檀弓箴誤二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

鄭云無服不爲衰○箴曰有誤詳見喪期別

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

鄭云志謂章識○孔云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箴曰志者記事也如朱子家禮之有司書也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司書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司書而其所記如是也云

鄭云飾棺牆句○箴曰非也牆字當連下句讀上云周入牆置翣餘見喪具訂

子夏問曰居父母之仇

孔云既云不仕得遇諸朝者身雖不仕或有事入朝也持兵入朝者閽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皇侃云市朝謂市也中有行肆似朝故謂市朝○史記索隱云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箴曰孔說非矣論語云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朝可以刑人乎孟子云若撻之於市朝朝可以撻人乎奔喪篇云哭辟市朝朝其有道路乎孟嘗君傳云日莫之後過市朝者掉臂不顧朝可以掉臂

乎孔說非矣有夫焉既不仕於朝乃持兵入王宮之門曰我將報仇也未有不縛而誅之者○皇侃司馬貞之說亦非矣雖文王之國市之行列不得如朝顧炎武亦從司馬貞之說非矣

○案考工記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朱子曰百官府以次列居是爲前朝後圃中爲市以我邦言之鍾閣前路爲市景福宮外六曹前路爲朝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經而出

鄭云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服○箴曰非也曾子子貢等二三子恩如父子雖出門而適人不免其經其餘羣弟子之恩義稍薄者其在聚居之時則首腰著經若出門則免

經○案余此說恐不如橫渠草廬之說平正合理詳見棗期別

曾子弔於負夏

鄭云塡池當爲奠徹聲之誤也○箴曰非也

胡銓云池以竹爲之衺行之飾也塡謂縣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也○箴曰亦非也吳艸廬云飾棺之池攷之士禮在朝祖後階下載柩之時今二字在旣祖之下則亦可疑謂胡說未允

陸農師云池殯坎也旣祖則塡之故曰主人旣祖塡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是也○此是正義

曾子襲裘而弔

孔云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也○箴曰雖小斂之前羔裘玄冠不可以弔人也故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而弔子游問于孔子孔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檀弓亦云云蓋雖小斂之前羔裘玄冠不可以弔人故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亦指未斂之弔也若於既斂之後雖非孔子亦無羔裘玄冠以弔人者馬晞孟以論語所記爲小斂以後之弔非矣

又所謂袒去上服以露裼衣者自漢以來本皆誤解也論語之云緇衣素衣黃衣玉藻之云錦衣玄綃衣絞衣之類

皆亦上服特以其華美太甚故遇哀則重之以他服亦上服

以掩其美此之謂襲裘也若裼衣本非上服凡賓禮朝禮

安得以裼衣行之乎雖於吉禮之中若其嚴敬已甚者亦

不裼裘故玉藻云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充謂

掩其美

朱子曰裘似今之襖子裼衣似今背子襲衣似今涼衫公

服襲裘者冒之不使外見裼裘者袒其半而以禪衣襯出

之○箴曰自然之美君子居之故裼則裼之若夫袒其半

而露其美是賤丈夫之所爲也此注疏之誤而朱子未及

是正

郝敬曰襲裘謂以衣掩蓋其裘裼裘露裘也凡衣重曰襲單曰裼○箴曰此說雖若簡捷亦非也王藻云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表裘者無裼衣而毛在外也若如郝說則凡著裘者不入公門百官寒矣

孔云主人既變之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經而入也○箴曰喪大記之云加武者謂加素武於素冠也詳禮箋孔乃以戴經爲加武大非也又其云朋友之加帶者抑何故也豈朋友之弔有要經國人之弔只首經乎大非也襲裘帶經者謂裼衣之上加以弔服葛要經葛首經以備弔服之體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

孔云此一節當以家語及詩傳為正二書皆云子夏喪畢夫子与琴援琴而絃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与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箴曰記者各尊其師所記本多參錯孔欲以曾子一言驅子夏於不孝之科而可乎孔子之門惟曾子子夏篤實

司寇惠子之喪

鄭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孔云詩云麻衣如雪間傳云大祥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又云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識之者據牡麻絰為重弔服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絞絰○箴曰非也麻衰者以生麻布為衰也弔服之衰如疑衰錫衰

之等皆有湅灰之功故不名爲𦆩今子游特用生𦆩爲衰故謂之𦆩衰○又其云牡𦆩絰者葢弔服用葛絰惟朋友用𦆩今子游爲之牡𦆩則是朋友之服也若其所爭只是一股兩股而𦆩葛無問焉則記者當云繆絰而只云牡𦆩絰不亦無義乎孔說疎矣○子游之爲此服葢云有朋友之恩而後可以正立廡之失也若是大非禮之服其就客位之時當改著環絰今子游不改其絰卽就客位可見牡𦆩絰不至大悖也

高郢曰使彌牟是君子當直言以救失是小人當提耳以喻之何狎侮之爲乎以道徇物而忘其身赴井救人傷敎

害義非習禮者也○邵寶曰將以明禮而自蹈非禮可乎
○箴曰高邵二子皆惑於鄭說反譏子游不亦過乎麻衣
麻絰卽亦朋友之弔服揆以當時之俗不爲太過故適子
既立之後子游亦未嘗改服也何譏焉

將軍文子之喪

孔云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著祥冠○箴曰既除喪者
謂既祥也既祥未禫之間猶有素縞之服故人之來弔可
以受之若於禫後安有弔名
孔云或云此是禫後來也故不在寢而待於廟○箴曰遷
廟之禮明在大祥之日若如孔說則禫而後遷廟乎某未

之聞焉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

孔云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箴曰冠而字未必皆伯仲也伯牛仲弓固有之矣子游子夏又將柰何申生之謂狐突爲伯氏縣子之謂子游爲叔氏正是五十而伯仲

徐健菴云此節以柳下惠一人證之即了然柳下惠生而三月其父名之於廟曰獲及二十字之曰禽至五十人皆以季稱之死而謚曰惠

經也者實也

鄭云所以表哀戚○箴曰幼名以下周道也經以下四事皆殷道也首經要經之法必刱於殷人之時故記者特書之緣鄭不言孔氏直以掘中霤以下三句爲殷禮不亦謬乎周道殷道之間插此一句何哉家語此記只有下三事末云孔子行之

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殷道也

鄭云明不復有事於此○孔云此室於死者無用○箴曰君子之爲宮室也將以傳子傳孫永奠厥居歌於斯哭於斯無所嫌惡也而鄭玄之法其親甫死毀家撤屋不念肯構之義升屋而撤其扉薪見士喪禮注入室而掘作坅坎亦可

謂反於常者矣○中霤者兩楹之間檐宇承霤處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掘坎於西階之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故掘坎於兩楹之下其義一也殷人掘中霤而浴猶周人掘西霤而浴鄭乃以室之中央為中霤此蓋據坊記之文也坊記云喪事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雖然霤者屋水之流也鄉飲酒禮云階間縮霤雜記云受服於門內霤王藻云涉內霤檀弓云池視重霤皆指檐宇承流之處也室之中央何嘗云中霤乎坊記雖亦古文然齊魯之儒謬執檀弓記殷禮之文以修潤子游之言而反致失眞非異事也月令中霤注鄭有太古複穴之説然霤者流也諧聲也雨

漏。復穴。何得謂電于鄭義非也。余前作四箋亦從坊記之義今而思之謬矣掘坎室中終無是理

孔云。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之甓。箴曰。周人用燕几。燕几之形爲⌒殷人用竈門之甓其形亦⌒蓋以死者之兩足納之於其虛處令不得外戾也殷人質朴洗竈而用之若其所取之義則殷周無異也今乃以死不飲食而遽毀其竈則饋奠之有黍稷者將於何而爨之其義非也。其必用竈而用燕几何也豫凶事非禮也綴足之具既不可豫備喪事急迫又不遑新造也稍遲則尸體已戾故於吉具之中取其形制之合用者而用之此竈與燕几之所以爲禮

也○其必用二物而終不肯以布條縛束之如今人者何也三日而斂以俟其生也故小斂之前其所以奉尸體者皆安恬靜謐無縛束拘急之事綴足用燕几幠用斂衾及其設飾也綴手用握帛義見喪具訂綴足用屨綦義見喪具訂終不敢縛之絞之以絶回生之望古聖人精義妙旨孝子慈孫惻怛至切之意皆寓於此等禮節不可以不知也

及葬毁宗躐行

鄭云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孔云毁廟門西牆而出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毁之也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若生時出行則爲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

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毀宗蹕壇如生時也周殯於正寢至甍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㊀箴曰曲禮云爲人子者行不中道立不中門（又居處出入不當門隧）柩車從廟門而出則不能不中道中門故毀墻而出以明死者謹守人子之禮如生時也蹕也者踰也本是墻垣故雖已平而言踰也殷人尚鬼事死如生故有此禮周人多文謂神道異人故從廟門出柩也古聖立制各有正義而鄭氏好怪忽扨行神之說而孔乃青出乃以軷牲軷道之法（詩所云取羝以軷）亂此恭嚴之正禮不亦異哉假如鄭說行神之位在於門外亦何必毀牆而出柩哉吾誠莫知其所以也且鄭之云明不復

有事者已自謬戾而孔乃云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毀之則大無禮也方其託殯於祖廟也愛之護之及其去廟而赴壙則謂廟無用毀其瓦而畫其墁天下無此僇也祖禰有靈其不愠戚乎注疏之不可從往往如此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

劉彝云吾子樂此則我請前行以去子矣亦不欲与聞其事也○箴曰非也佳城鬱鬱衆人之所同欲也死後之地君子之所不屑留意也而公叔文子見美地而思自葬其志不韙也故伯玉諷之曰吾子樂之則吾欲前乎子而葬於是矣或云請葬於文子之墓前亦通言子之所欲人亦欲之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

孔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此所言在襲斂之日○箴曰聖人之言禮也使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其敎人也過者抑之不及者進之此聖門之通義也曾申之疑有常聲此不及者之類也故曾子喻之以嬰兒之失母弁人之泣如孺子此過之者之類也故孔子戒之以哭踊之有節一則天理二則法制彼此參互兩不相妨拘儒曲士乃欲分之爲二事彼曰始死此曰襲斂何其固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

鄭云冠素委貌○孔云始死雞斯將括髮去雞斯而紒○

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箴曰子游之嗤武叔以其投冠括髮不在侇堂之前也非以其始死之初不去冠也鄭玄謬執雞斯二字改之爲笄纚遂刱始死去冠之法則括髮弁經之節凡在禮經禮記之中者一往不合七藤八葛前跋後躓而熊氏崔氏孔氏賈氏之倫又復交亂於其間先聖先王之制無地可問矣

喪禮有一大義理欲讀喪禮者不知此一大義則許多節目之中精義妙旨都不能曉悟既知此一大義則千條萬縷豁然貫通而無一毫之礙滯不開矣所謂一大義何也

三日而歛以俟其生也問喪文親始死凡天下之凶容凶服
何所不爲所以隱忍而不爲者曰是不可知也曰是或天
幸而回生矣曰我何忍遽死吾親而斷其望哉曰是殆非
眞也曰是夢也曰我何忍凶容凶服爲喪親之人哉此其
所以惻怛純至而至於三日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問喪
文於是乎歛之矣曰吾親今果死矣曰吾無復望矣曰我
天下之罪人也曰我何忍爲常人之容之服哉於是乎爲
之去冠爲之去笄笄去而髮解矣於是乎用麻繩以撮之
此之謂括髮也既而曰括髮未足以表哀也爲之首絰爲
之要絰以著其忠實之心及至既殯之後又隱忍其哀而

罷勉乎禮容之間爲之冠以飾其首爲之衰以飾其身此之謂成服也（足成之）此喪禮之一大義理也故曰始死至小斂不去冠○曰然則始死奚冠曰素冠曰奚以知其然也禮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檀弓文）玄冠旣易則素冠而已矣曰旣不忍死其親矣奚以素冠也曰氣息則已絶矣視聽則已收矣死則死矣知之何其無變也此其所以素冠也

陳祥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則始死有易冠無去冠者有易裘無袒衣矣蓋人子之於始喪其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及小斂則已矣然後髻髮而袒鄭氏

改雞斯爲笄纚孔穎達之徒遂謂始死去冠而有笄縰將小斂則去笄縰著素冠視斂其說無據

孔云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絰大斂旣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絰○箴曰非也詳見喪儀匡方喪篇

陳司敗問魯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子游曰知禮意亦相近

扶君卜人師扶右

鄭云君疾時也○箴曰禮云疾病者已絶命而未發喪之時也鄭則認之爲一縷猶存過甚矣豈有一縷猶存而扶

其四體者

顧亭林曰此所謂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也三代之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綴衣虎賁皆唯吉士与漢高之獨枕一宦者卧異矣

曾子与客立於門側

陳云其徒門弟子也○箴曰非也其徒客之徒也起句云与客立此客字不可無心看也待客如此猶爲厚德况於客之客乎此其所以彌難也鄭云徒謂客之旅家我家也使客爲主哭父如家我乃爲賓北面而弔之此其所以爲曾子也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

鄭云不縣之○孔云案典庸器云大喪廞筍簴明知有而不縣之也○箴曰周禮笙師鎛師籥師之職皆云大喪廞其樂器及葬奉而藏之至於典庸器則無奉而藏之四字蓋此筍簴雖不納壙而將發引陳明器之時不可無筍簴故有司者廞之耳則此經與周禮未嘗不合孔氏之云有而不縣者非矣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

鄭云喪謂仕失位也孔云喪息浪反○箴曰古者失位去國純用喪禮曲禮曰大夫士去國踰竟爲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

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入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陳澔云去父母之邦捐親戚去墳墓故以凶喪之禮自處此喪禮也故孟子曰三月無君則弔彼以喪禮自處故我以喪禮往弔也三月無君者謂三月復服之間也不然何必三月哉由是言之此經喪字當平聲讀

論語儀封人請見曰二三子何患乎喪

陳莊子死赴於魯

鄭云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方慤云哭諸縣氏以其禮所由起与哭伯高於賜氏同義○箴曰古人以異姓爲昏姻之稱大戴禮南宮縚夫子信其仁以爲異姓謂以兄之子

妻之也周禮司儀時揖異姓鄭注亦引大戴禮此云異姓之廟亦當知是看也蓋縣子与陳荘子爲昏姻之黨故聞喪之日必往縣子而問之其哭也亦必於縣氏之廟也方氏之說非矣

同姓不婚周人之禮也曲禮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吳語句踐請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左傳鄭史伯之對桓公曰先王聘后於異姓不與昏姻者古者不云異姓

仲憲言於曽子曰夏后氏用明器

孔云言二代用此器送亾者非是爲有知与無知也　箴曰上云其曰明器神明之也云下亦明器之名起於夏后則

不致生不致死之義夏人已得之矣奚但文質之變而已哉

子思之母死於衛

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絶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袁準亦云○箴曰非也喪三年不祭豈可爲他家之婦人廢我先祖考之祭乎嫡子無服於嫁母當与出母同

鄭云贈襚不踰主人○箴曰子非主人不得有贈唯適子贈幣若襚非母子所宜有也鄭說可疑○總之子思於嫁母之喪不得爲主人不得行人子哭母之恒禮此之謂無其時也

縣子瑣曰古者不降

鄭云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伯文殷時滕君也○孔云孟虎是滕伯文叔父也滕伯文是孟皮之叔父也○箴曰大非也上下各以其親者謂上而卿大夫下而士庶人各服其親之服不如後世大夫之以尊降服不以其親也孟虎孟皮皆是滕伯文之叔父也皆字以孟者猶伯奮伯虎之皆字以伯也或其庶出故謂之叔父也上下文例不少差殊而一謂之叔父一謂之兄弟之子何其武也○又按魯衛曹滕文之昭也叔繡始封於滕安得殷時已有滕伯鄭意蓋謂儀禮成於周公之手明尊降之禮自周公始也然雜

記明云士喪禮成於孔子之手則儀禮未盡周公筆也且滕是侯爵安得稱伯伯文者滕之大夫謂之滕伯文者如子產之謂鄭子產也余謂天子諸侯之絕其旁親必三代之所同至於大夫降服之法此東周之末失也而其在孔子之時便同時王之制故孔子子夏因而記之為大夫之禮也縣子所謂古者不降正指西周之古禮○鄭以滕伯為諸侯有必不可通者何則諸侯之服有絕無降

馬晞孟云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猶且不降則為諸父及昆弟可知○吳澄曰其叔父也二句文同不應異義馬氏以二其為為二孟者是○箴曰非也

小歛之奠子游曰於東方

鄭云曾子以俗說非○箴曰士喪禮小歛之奠於奉尸侇堂之後奠之于尸東牀上理不能有席曾子之言固不相合然此不可直歸之於俗說

余惟尸南首尸北首之說爲千古大訟余往年釋士喪禮時亦主北首之說然余又思之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一節鄭於此節云尸南首明矣終似南首之說較明又左扱米亦似以左手扱之或者小歛之前侇生之念未已故不忍遽死之爲北首之法而爲之南首及至小歛之後此念已絶括髮戴絰袑用純凶之禮則奉尸侇堂之時

改之爲北首也今據此經小斂之奠之或東或西本宜無議於其間而乃如是爭論者小斂之前尸則南首而奠在東方故或疑小斂之後尸既北首則奠宜西方也不然設奠之或東或西何必置疑於小斂之後乎此必有所由然之端矣若夫設奠之法或在尸左或在尸右俱無所顧而唯設之於東方故士喪禮仍亦設之於東方而世俗之人但知設奠之宜在尸右故小斂之後遂移設於西方以就尸右也禮運曰死者北首然小斂之前不死其親而爲之南首亦未爲不可姑識所疑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

孔云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時有不易者○箴曰非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見雜記玄衣素裳也注王藻今以羔裘爲朝服可乎始死易服之法不遽趨凶而孔子之時或不知禮意過爲麤疏之服故孔子戒之曰不必如是惟玄緇者易之而已觀於而已二字其義了然孔乃云時有不易者可乎正与孔子所戒之意相反

羔裘未必最美何必羔裘之務去耶據鄉黨篇云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衣裼也蓋士之所著惟此三裘而三裘之中裼以緇衣者爲純吉之服故親始死易之以他服

也若裼之以黃素者不在戒中謂狐麑然仍當用素不必用黃○王藻有黼裘狐白裘狐青裘虎裘狼裘犬羊之裘皆非士服

孔云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箴曰小斂之後弔者環絰當時之人習於此禮豈有玄冠而來弔者但於小斂之前或有羔裘玄冠以弔人者孔子則雖小斂之前不以玄緇故門人記之孔疏非矣馬晞孟亦從孔說其言尤謬

子游問喪具

鄭云不設碑繂○孔云但手縣棺而下之○箴曰古者天子葬以隧道見左傳大夫士葬以埏道或謂之羨道考之士喪禮

而灼然鄭玄謬爲碑繂之說遂令士大夫之墓通用縣棺之制此千載一夢今鄭於此又爲碑繂之說鄭之碑繂乃縣棺也何有何亡詳見喪具訂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

鄭云禮唯始死廢牀孔云喪大記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箴曰非也家語曰掘中霤而浴毁竈而綴足襲於牀殷道也孔子行之孔子殷人也縣子之以子游爲汰者襲於牀是殷禮也非時王之制而子游專輒以許人所以爲汰也若如鄭孔之說則是當諾而諾也何汰之有喪大記云襲一牀蓋子游之徒著之爲典禮也士喪禮亦多參用殷禮者

洌水 丁鏞 述

檀弓箴誤 三

宋襄公葬其夫人

孔云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案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周襄王之姊使甸師攻而殺之則宋襄夫人卒在襄公後其年極多此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葢襄公初娶夫人死毛奇齡云宋襄夫人在宋襄死後二十六年猶能通公子鮑以殺其孫宋襄焉得而葬之荒唐哉 ○箴曰非也葬其夫人者母夫人也春秋書灋凡夫人姜氏之類皆以時君之母夫人爲夫人宋襄

公之薨其夫人者薨其母也隱二年夫人子氏薨（隱公母）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僖公母）宣八年夫人嬴氏薨（宣公母）昭十一年夫人歸氏薨（昭公母）今讀春秋經文其例赫然乃孔別刱初娶夫人之說已極奇怪而毛奇齡者遂執此文詆檀弓爲末世之僞書則斯文之大事也不敢不辨○凡非聖毀經之罪悉由注疏家之誤釋而倡起後人之疑惑也故百分用力在經文

毛奇齡云宋襄卒時孔子尚未生其必無曾子不待言也

○箴曰此悖口也古人之事而後人之論者先書其事而後書其論例也曾子生晚何与於是哉殷既封而弔孔子

曰殷已慤吾從周未必孔子生於殷后之時也

鄭云明器与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与人器○孔云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士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旣夕禮云甕三醯醢屑○箴曰非也旣夕之云醯醢屑者謂不用酢醬之類而但用薑桂之屑也凡名之曰明器者皆不可實詳見喪具訂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

鄭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皇氏云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熊氏云獻子家臣爲司徒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箴曰皆

非也司徒魯大夫旅其名也歸讀作饋謂賻贈也四布四束之布也冉子有束帛之賻孟獻子之喪賻贈皆厚司徒旅以四束之布備文而止蓋所以不繼富也君子於取予之際酌量義理升龠是爭故孔子於公西赤予粟五秉可見也司徒旅之事豈非得中

古文雖簡奥四方之布可云四布乎且未聞家臣有司徒也周禮有家司馬都司馬蓋有采邑則出車乘出車乘則有司馬此家司馬之所以設也司馬然矣司徒柰何〇穀梁傳云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未聞其訓歸爲還也

讀賵曾子曰非古也

鄭云喪禮祖而讀賵賓致命○箴曰旣夕禮公賵之節云衆主人袒其下卽云賓致命而無讀賵之文此云讀賵者鄭之臆也○方慤云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旣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爲再告也

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

鄭云皆所以爲溪遂○箴曰語不明椒吳幼淸云斂而以衣裏尸使人不見其尸也斂而納之於棺使人不見其衣也葬而下棺於椁使人不見其棺也旣下棺而實之以土則并使人不見其椁也此說較明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

鄭云與及也○孔云聖凡相塟禮儀不殊○箴曰非也王肅以與字屬上句讀作其義本自明白孔氏心知王說之正而曲護鄭說飾以遁辭其取捨之不公於此可見今陳澔幸從王肅

孔云合塟於防崇四尺今塟夫子不可過之故斜殺惟高四尺○箴曰非也叔梁紇白徒也墳高當四尺孔子大司寇也墳當六尺中庸所謂父爲士子爲大夫塟以士者叔梁紇也

孫毓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臥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或後人增益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云重新物爲之殷奠○孔云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箴曰非也王制大夫士無田則薦而不祭若所謂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之類是也祭者吉禮也喪中不宜用吉禮故若遇四時之祭辰即以薦禮行事此之謂有薦新也若如注疏之說得一穀見一果便設殷奠則祭義煩數之戒其將奈何況於未葬之前自有朝夕之奠得一穀見一果而欲以獻於亡者則盡於朝夕之奠詳見房三條

旣葬各以其服除

鄭云卒哭當變麻衰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孔云不待卒哭○竊曰非也除者變除也喪服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謂不變葛不變衰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謂既服麻三月則雖未葬亦變葛變葛變衰之謂之除如是也彼據久而不葬者立說故未葬而變之此經則據葬於禮月者立說故既葬而除之也若如鄭孔之說則只緦麻三月者可當此文也又何云各以其服耶各字當詳看

孔叢子云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不受葛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還服麻既葬而除之月已踰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箴曰孔叢子贗書也然其言不非也

君即位而爲椑

鄭云虛之不令○孔云棺中空虛如急有待故藏物於其中○箴曰非也陸農師云歲一出而漆之於是又藏焉其義平正

陸又云歲一出者若將有用也示使其君不敢有恃以惰徐乾學云以此警君非禮也其說卓然有識○舊唐書云玄宗開元二十年自東都幸太原至太行坂路隘逢椑車問左右車中何物左右奏曰禮天子出則載椑車以從先王之制也上曰焉用此命焚之無椑自此始

父兄命赴者

鄭云大夫以上也士主人親命之○孔云大夫尊許其病淚故父兄命之○箴曰大夫尊矣大夫之父兄不尤尊乎或其位卑使之代命則是大夫視父兄猶室老家相也奚可哉蓋以訃於君則主人親命之訃於親戚僚友則父兄分命之亦天理人情之自然者也○尊則病淚卑者不病乎三日而后杖以三日而后能病也今始帷堂安得病淚孔說非矣

君復於小寢大寢

孔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王侯同)大寢太祖寢也(天子則始

祖之寢 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 大祖太祖廟也天子始祖廟 ◯

箴曰非也馬晞孟曰小寢大寢卽燕寢正寢也寢所居處之地祖所有事之地案四郊亦所有事之地

周禮大喪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小廟則祭僕復之皆夏官太祖及四郊則天官夏采復之春秋僖公薨于小寢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鄭云陰陽交接庶幾遇之◯箴曰古人行事必用三時三時之外皆不用也故夏后氏用昏殷人用日中周人用日出皆此義也若如鄭說則日中而虞者亦以陰陽之交接乎◯

父母之喪哭無時

孔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箴曰哭無時有三之說吾嘗非之據此經自始死至大祥之日無日非哭無時○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然此經所云亦通指三年之內孔疏拘而不通矣

練練衣黃裡縓緣

鄭云明外除○箴曰親喪外除者謂二期之外又三月而爲禫也於此經何與

鄭云先時狹短無袪可知○箴曰非也詳見喪服商

孔云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

内有鹿裘鹿裘内自有常著儒衣○箴曰非也冬裘夏葛吉凶之所同也知孔所言則小祥之人雖暑月亦著鹿裘乎況喪者可裼裘乎陋甚矣

呂大臨云至期首絰除矣七升之冠六升之衰皆易而練矣屨易而繩矣所不變者要絰与杖而已○箴曰非也練者練冠也非練其衰也此云練衣者又練其中衣也呂說大謬詳見喪服商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

孔云此文連○箴曰非也弔与哭不同曲禮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傷也者哭也又雜記

云如有服而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弔既練則可哭行弔禮與弔之不同如是也孔欲與下文連爲一章大謬矣盍豈有不葬其親而往弔人者此云必往者往哭也

方慤云三年之喪不弔雖緦必往者非謂三年之殯矣大功未葬不弔雜記文雖鄰不往者止謂大功以上之殯矣○箴曰非也三年之喪不弔邦人孰云不哭於父黨耶期之喪未葬亦弔鄉人雜記文孰云大功不弔鄰人耶五家謂之鄰方說謬甚此云有殯者三年之殯也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孔云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有恩舊○箴曰此章當別爲

一章皇氏云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世豈有不葬其親而歷抵郅人之門自行弔賓之事者○古者雖緦功之服皆受人弔此經之云兄弟謂凡有喪者之堂兄弟族兄弟雖不同宮者我皆往弔也若夫同胞之兄弟禮當聚居于喪側安有不同居者○皇氏謂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雖不同居一一就弔之見孔疏

吳澄云所識之人有同居之親死自當往弔雖其不同居者死亦皆弔之厚於所識故推其恩愛以及於其兄弟夫喪無二主若一人死而皆弔其不同居之兄弟則一喪不止一主矣○箴曰此不如皇氏之義也其說未允我所不知何爲往弔哉孔

子曰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曲禮曰知死而不知生則傷而不弔古人之棟於禮如是也知其父而哭其殯自見其孤而猶云不弔况所識者之異宮兄弟耶吳說非矣

天子之棺四重

鄭云水牛兕牛之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爲一重○孔云二皮能濕故最在裏近尸也○箴曰非也水兕者水牛兕本野牛之名故水牛謂之水兕非有二牛也經云被之者謂此革棺最在三棺之外爲諸棺之甲被也然且水兕之皮無以厚三寸其厚三寸者木棺之外被以兕革通厚三寸也嗟乎焉革裹尸戰士之不幸鴟夷投尸罪人之至辱乃鄭玄之法

欲以堂堂天子之王體裹之以水牛之革不亦甚哉今正之曰杝棺在內厚四寸梓棺在外厚六寸大梓棺又在其外厚八寸革棺最外厚三寸總之為二尺一寸也據喪大記君大夫之大棺皆同八寸則天子亦然

鄭云大夫一重士不重○孔云上公三重則去水牛侯伯再重又去兕大夫一重又去杝○箴曰非也二棺謂之重棺如重霤之重三棺謂之三重如席之三重今鄭欲以五棺為四重其亦奇矣○鄭玄既以杝棺為椑此經注又以椑為親尸之棺見前注則天子亦以杝棺親尸大夫亦以杝棺親尸故趙簡子不設屬椑為下卿之罰今以革棺為內可乎

棺束縮二衡三

鄭云衽或作漆或作髹○箴曰喪大記云君大夫蓋用漆士蓋不用漆鄭注云漆其衽合縫處古者漆法惟漆其衽故衽与漆得以互稱也後世俗尚奢侈朱漆玲瓏鄭宜表章斯義以矯其敝而註皆不言惜哉

柏椁以端長六尺

鄭云以端題湊也○孔云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内○箴曰題湊之木斜竪向内下闊上鋭以成四阿長六尺者阿長六尺也孔氏不解其制每云壘上若果壘上當云崇六尺不當曰長六尺也横長六尺則短於棺矣至若黄腸題湊此雖漢

時之法見漢舊儀及漢書霍光傳於周有據周禮方相注亦有鄭玄說周禮匠人云殷人四阿重屋鄭云阿棟也而宋文公椁有四阿成二年註家遂以四阿為題湊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

鄭云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此言經衍字也麻不加於采

○箴曰去經則純乎其吉也何以哭焉弔服之經皆葛經也鄭之云麻不加於采者亦過慮也

玉藻云天子奏而食周禮膳夫云王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

鄭云斧黼也以刺繡於縿幕○孔云繡覆棺之衣爲斧文○箴曰非也士之墍椁上用抗木故不設蓋板而天子之椁無論殯椁墍椁皆用四阿題注之法大記注亦云其勢不能無蓋板加斧椁上者畫黼文於蓋板之上也鄭云縿幕孔云棺衣又何其相戾也鄭云加椁以覆棺不知何說塗屋者丹臒也既以備火且以觀美

魯哀公誄孔丘

鄭云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箴曰誄者如今之哀詞也何與乎謚縣賁父之誄鄭既訓之爲謚今又以字而爲謚何據矣○陸元輔曰誄者哀死而述其行之辭如哀公誄

孔子之類非必有諡也鄭注每解誄爲諡誤矣

左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此禮記詳悉

國亡大縣邑

孔云擧謂擧樂也○箴曰周禮膳夫云王日一擧鼎十有二物以樂侑食卒食以樂徹王齊日三擧大喪則不擧大荒則不擧大札則不擧天地有裁則不擧邦有大故則不擧鄭註

云殺牲盛饌曰舉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文十五年皆此禮也但謂之不舉樂可乎庾蔚只謂舉饌亦非也陳澔云盛饌而以樂侑食曰舉其義方全

陳澔本以國亡爲句國既亡矣安有太廟此傳寫之誤也又孔疏陳說太廟之哭后土之哭皆兩存之非也或人之言曰君不必減膳公卿大夫亦不哭大廟而哭於后土而已

孔子惡野哭者

鄭云周禮銜枚氏禁野叫呼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

箴曰非也此云野哭指聞喪而哭者

方慤云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皐曰若是野哉孔子之所惡者如此故家語連言之孔子嘗言所知吾哭諸野若此豈惡之哉○胡銓云哭不以禮爲野○横渠云爲有服者之喪不哭諸家而哭於野是惡凶事也所知自當哭於野○陳澔云哭其所知必設位而帷之○嚴曰横渠說爲正

君於士有賜帟

鄭云所以承塵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供焉○嚴曰非也此哀次之幕也哀次者何也發引之日設幄爲次於國門之外爲停柩受弔之所如今俗之有路祭遮日故周禮幕人凡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士無帟幕人共之而已若其張設

之役則又必掌次爲之故掌次云凡祭祀朝覲張大次小次張幕設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重謂幕單帷其哀次之幕也故必令掌次者設之若是殯上承塵之幕何必掌次者設之乎且柩無塵也攷古殯法天子龍輴而椁幬諸侯輴而幬皆畢塗屋一點之塵無所降於柩上也雖大夫士之殯上面則塗之一點之塵無所降於柩上也又何必煩諸有司爲此無益之賜哉且據喪大記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帷之者明旁有帷而上無幕也鄭氏不慧其注三禮每遇哀次之幕必移之爲匱上承塵之幕遂使哀次一節埋沒而不明此讀古禮者所宜明也哀次

諸文詳見余禮箋雜記文有駁

曾子問曰並有喪者行葬不哀次以父喪在殯故母之柩車不得停留於哀次

檀弓下編

君之適長殤車三乘

孔云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也○箴曰君者五等之通稱公者上公之專稱庶子卑賤故侯伯子男之庶長殤並無一乘與大夫同也經文瞭然何爲眩之陳氏亦以有地大夫爲君

鄭云下殤一乘大功之殤中從上○箴曰非也中殤下殤雖上公之適子亦無遣車也年紀幼弱喪不縟文雖一乘

而亦無也如其有之經必言之〇古者諸侯皆十二而冠魯襄公十二歲宴于河上晉侯曰國君五十而生子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襄九年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若然諸侯或以十一二爲長殤矣況其下者乎其無遣車審矣

孔云遣車之形甚小置于椁中之四隅〇箴曰非也此鄭誤讀周禮校人之文遂以遣車爲塗車芻靈之類耳其實不然遣車者所以載檀載牲載遺衣服明器諸物之車也詳見下晏子遣車一乘章又見雜記解遣車視牢具章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

鄭云出謂柩已在路○孔云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將發之時亦如柩出殯宮命引之三步○箴曰柩旣朝廟直自廟門出于大門此之謂出宮自殯宮出者三禮之所無也今鄭玄以殯宮之出朝廟之出判爲二事大惑也自殯適廟之時未及屬引安得命引此必無之事也不朝於廟則不得出宮孔乃云自廟將發之時亦如出宮此不顧事情唯鄭是順也奚可哉○朝者市朝之朝也考工記匠人營國面朝後市朱子曰百官府以次列居爲前朝此之謂朝也柩行至朝官府之前路想平日朝會之事爲之遲徊而不發君於是命引之三三九步而後退也亦唯大

夫之喪有此將葬之弔若於士喪則出宮及過朝都無弔問之事唯至國門令宰夫贈幣見既夕

鄭云哀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孔云孝子哀其平生次舍之處停柩不行○箴曰此奇談也孟嘗君傳有傳舍幸舍代舍之等此賓客之所受也此六國奸雄之事古之大夫未必皆然設有之亦賓客之所舍也孝子於此何爲哀愴哉○哀次者國門之外張幕停柩之所也周禮幕人凡三公及卿大夫之喪共其帟士賜帟掌次凡祭祀朝覲張大次小次張幕設帟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卿大夫不重也單幕此之謂哀次也大夫恩重故國君遂楚

或至哀次也仲氏云經意若曰若弔於宮則及出知是或弔於哀次則亦知是云爾○知在

國門之外者自宮而朝自死者之家至官府之前路自朝而哀次其事

由內而達外故知在國門之外也○雜記云相趨也出宮

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旣封而退亦哀次居中其

在國門之外審矣曾子問云並有喪者行葬不哀次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

孔云失禮顯著凡人皆知若失禮微細唯君子乃能表明

之○箴曰非也微謂將亡也道之衰微而將亡者君子必

表明之○齊衰者喪服之通名非必蟜固持母喪也論語

云子見齊衰者必變孟子云齊疏之服滕文公問父喪方或謂曾

子曰齊衰不以弔見下文齊衰不以邊坐見上文若此類皆通
指喪服而言
毛甡云昭七年季孫宿卒史孔子世家是年值孔子一十
七歲方爲季氏史即孟子所云爲委吏者是孔子此時官
卑職微尚不能身交武子未聞孔門弟子有先与之爲友
者况弟子列傳子路少孔子九歲而論語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舊註謂侍坐之次以齒不以德則曾點少
孔子當在八歲以下童雖狂未能倚歌也〇仲氏曰毛氏之說不爲無據曾晳
雖以德而師之年長於孔子則孔子豈待之以弟子呼其
名而爾汝之略無別於諸子乎且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曾晳之齒多於孔子則長乎爾三字當作何解春秋不誤

則史記有誤史記不誤則檀弓有誤只可置之闕疑之科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

鄭云往謝之○孔云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以次親往拜之以謝其恩○箴曰公者異國之君也故不曰君而曰公也下云寡君承事本國之君弔本國之臣豈可曰寡君乎○喪謂失位去國也天下之弔皆弔喪不應弔喪先標喪字也有人焉失位去國託於異國未及委質爲臣故其國君得稱寡君也去國而死者遠託異國子弟宗族未有從者故朋友舍人代之拜賓也他賓則答無拜者國君則必有拜者

孔云己國之臣稱寡君者以其喪事故謙言寡君然此大夫之喪也若弔士直稱君○箴曰非也稱寡君者異國之君也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胡銓云若齊侯哭敝無存之類○箴曰定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先登死於門霤之下齊侯求得其尸三禭之與之犀軒親推其車見左傳此与遇柩於路者何干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云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箴曰非也士喪記云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則職卑者猶然矣但大夫雖非君

命庶子亦不受弔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

孔云禮女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箴曰妻父卒而後妻父之長子方爲父後後者父既沒之名若妻父尚生雖長子而非後也故喪服鄭註曰父雖卒猶自歸宗今孔不明言此義可乎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

鄭云非若凡弔○劉氏云以母喪弔友必不然也凡經中言曾子失禮之事不可盡信○箴曰曾子未嘗失禮也弔与哭不同哀死曰哭問生曰弔曾子哭之已而或人疑其弔曾子明

其不然記者之意正欲尊曾子而譏或人乃鄭不思弔哭之不同注之曰非若凡弔凡弔者何弔也

喪服記云朋友麻麻者何也弔服用葛絰朋友之弔用麻絰雖曰弔服去緦麻不遠也遠兄弟之有服者雖有殯而往弔朋友之情重者如之何不哭況曾子此時未必有殯

白虎通云曾子有母之喪弔子張朋友有服雖重服弔之可也○箴曰非也曾子哭而已何嘗弔哉